

谈谈古代海丝路上的进出口产品

谭伟强

北海合浦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民间贸易，在海边交换奇珍异宝，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易。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北海合浦不仅是中原与岭南的贸易重镇，而且向海外发展建立了与南洋国家间的官方海上贸易通道，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

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了2000多年前汉朝使节走向南洋的海丝路航程及相关见闻：汉使携带中国的“黄金杂缯”从徐闻、合浦乘船出海，先后到达都元、邑卢没、谶离、夫甘都卢、黄支、已程不等国，历时一年有余，然后返航；黄支、已程不等国的民俗略与海南岛相类似，而且“其洲广大，户口多，多异物”；最终汉使从海外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在合浦设郡以后，官方正式开通了这条海上航线，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南洋诸国也从此海路向汉朝贡纳方物，官私人员和货物往来更为频繁。

海外奇珍异宝经过北海合浦北上中原，中国内地丝绸汇聚合浦驶出海外，换回奇石异物、珍禽异兽，由此构成了古代海丝路航线的一道亮丽风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东南亚、西亚各国乃至欧洲的罗马与中国通好的海上途径。这种往来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经济贸易范围，而成为国家间在政治上敦睦邦交的手段，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成了“使节之路”“友谊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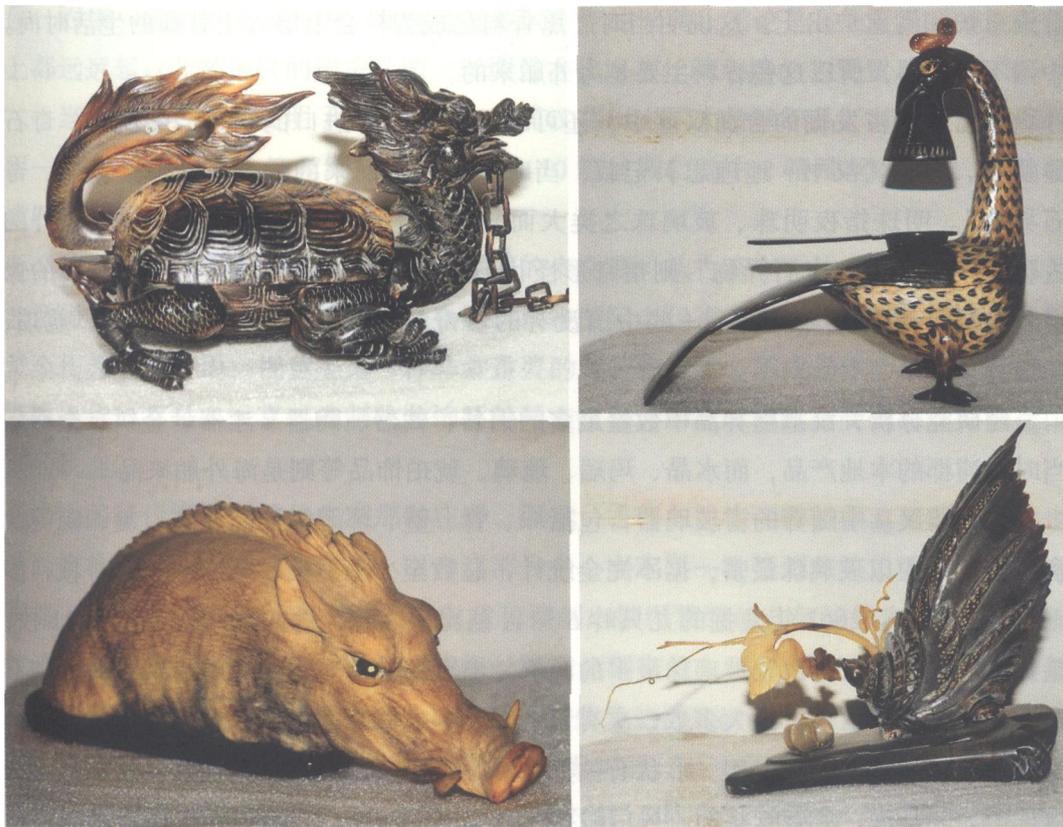


图 1-7 “广西传统工艺三雕”之一的合浦角雕——动物造型的牛角雕是其经典特色（范翔宇 摄）

但是，“海上贸易之路”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根源与主体，它的主要目的始终是为了进行海上商品贸易。

中国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是犀角、象牙、香料和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

海外的犀牛运到中国，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是在西汉平帝时期。《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约公元1年）春，黄支国献犀牛。”《汉书·王莽传》又说：“黄支自3万里贡生犀。”《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罗马）于延熹九年（166年）派使者来献象牙、犀角、瑇瑁。”

虽然在合浦汉墓中还没有发现与犀牛有关的遗物，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却出土很多这方面的遗物。例如，马王堆一号墓遗册简中记载：“木文犀角、象牙一笥”，西边箱的竹笥上挂着“文犀角、象牙笥”木牌，笥内装满木文犀角和木象牙；在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从器志》木牍也记载随葬品中有“象牙四”，确实也出土过木制“象牙”。

因为年代久远，当时进口的香料只能从燃香所用的熏炉推知。合浦汉墓所出燃香之器熏炉有铜质和陶质两种。在合浦县望牛岭、堂排、风门岭、九只岭的汉墓都出土过铜熏炉，风门岭、文昌塔、母猪岭、凸鬼岭汉墓出土过陶熏炉。熏炉的盖镂空，作重叠云雾山峰纹饰，顶有活环钮，系活链，与腹部环钮连接，圆盘身，喇叭形座，有的下有承盘。堂排2号墓铜熏炉盖有镂空，有活链与器身相连，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风门岭48号墓出土的陶熏炉内盛有炭化的香料。贵港、梧州、兴安汉墓也有铜熏炉和陶熏炉出土。这说明当时燃熏香料已成为社会上层人士奢靡的生活时尚。中国不产香料，所以这些香料主要是海外舶来的。

在已经考古发掘的合浦汉墓中，还可以见到从海外进口的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从海外带回来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明珠指夜明珠、玻璃珠之类大而亮的珠子；璧琉璃指除了玻璃珠之外的古玻璃产品；而“奇石异物”则指奇形怪状、罕见独特、颜色晶莹、质地坚硬的像宝石一样好看的佩饰品以及一些中国没有的珍奇的东西，包括水晶、玛瑙、琥珀、瑇瑁等。

经研究分析，汉墓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是当时合浦郡的本地产品，而水晶、玛瑙、琉璃、琥珀饰品等则是海外舶来品。

在合浦汉墓中随葬的古玻璃器，包括珠、管、璧、环等佩饰品和杯、盘、碗等饮食器皿。其中以玻璃珠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总数至少上万枚，每座墓少则1枚，多则千余枚，如：2001年发掘的九只岭6号A墓出土3869枚、5号墓出土1331枚，是目前所知广西汉墓出土玻璃珠最多的两例。出土的玻璃珠有透明的、半透明的和不透明的。颜色以蓝色占绝大多数，次有青、绿、褐、棕、红、紫、黑色等多种。蓝色又分深蓝、天蓝、湖水蓝等。形状有圆算珠形、球形、圆柱形、橄榄形、扁圆形、五棱柱形、网坠形，还有管状的。风门岭西汉墓出土的玻璃珠还有鱼形、瓜形和花篮形的，五彩缤纷。玻璃珠一般作为佩戴饰物，出现在死者头部或胸腰之间，但有时候也作为财富的象征与其他值钱的东西放在一起。例如，1985年清理廉州爆竹厂一号西汉墓，发现有800枚玻璃珠与数百枚五铢钱一起存放在一个漆盒内，下层是五铢钱，上层是玻璃珠。

世界上生产玻璃最早的地区是西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其最早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中国则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才开始烧造玻璃。西方的玻璃是钠钙玻璃，中国古代的玻璃是铅钡玻璃。中国汉代，由于上层统治者对玻璃制品的崇拜与刻意追求，国产玻璃早已不能满足需要，

便从国外大量进口。在《汉书》《后汉书》中都有关于从海外进口玻璃（琉璃）的记载。在合浦汉墓中出土的玻璃器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海丝路进口的。

中国人通过北海合浦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主要是丝绸、黄金和青铜器、陶器等。

在汉代，北海合浦不仅仅是中国最主要的丝绸集散地，还是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这里生产的丝织品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深受东南亚各国商人的青睐。汉代合浦郡北部（今属浦北县）地区山高林密，以天然树蚕（木蚕）为主，量足质优；而常乐、石康一带则以桑蚕为主。北海合浦地区生产的丝绸，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北部地区的树蚕丝绸。丝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商品。

当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在合浦汉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其中仅廉州爆竹厂一号墓就出土6大箱丝绸；三号墓出土10箱丝绸，其中2箱是丝绸衣服、8箱是成匹的丝绸。

黄金是一种软的、金黄色的、抗腐蚀的贵金属。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黄金都是非常稀有、珍贵和被人看重的极品金属。现在国际上仍视黄金为硬通货。中国古代以黄金作为上等货币，视黄金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等价物。黄金不仅是作为最方便储运的特殊通货，又是人人喜欢的制作装饰品的稀有宝物，所以，当然会受到海丝路沿途国家的欢迎。

中国汉代青铜器已从先秦那种庄严、厚重、古朴的风格变得轻便、灵巧，纹饰也崇尚简朴。但在中国岭南地区，以合浦郡为中心兴起了一种篆刻花纹工艺，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硬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镌凿和镂刻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该器显得特别精美华丽。由于古代海丝路沿途国家的人民非常欢迎中国的青铜器制品，所以，汉代合浦郡的青铜产业得以进入繁荣发达的新时代。

合浦汉墓群中比较大的墓葬都盛行随葬青铜器，其中篆刻花纹铜器特别引人注目。这类铜器包括盛食器、饮食器、熏炉和灯具，即承盘、酒樽、豆形灯、铜凤灯等，都是居家的日用器物。仅望牛岭1号墓出土的就有承盘、魁、长颈壶、提梁壶、熏炉、凤凰灯、席镇等20件；堂排2号墓出土的有酒樽、长颈壶、食盒等10件。

值得一提的是，合浦篆刻花纹的青铜器制作精细，纹饰繁缛而工整，是工艺水平很高的艺术品。这种用镌凿来制造花纹的做法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同时代青铜器上还未见到，因此它是北海合浦地区自己的独特创造。其中，铜凤灯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青铜器都是合模铸造的，铜器表面的花纹除部分与该器同时铸出外，许多反复出现的纹饰都是在铜器铸成以后，再用坚硬的钢刀镌凿和镂刻上去的。合浦篆刻花纹铜器的流行时间，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前后约300年左右，最繁盛的时期是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即新莽时期前后。

汉代的北海合浦人除了制造独特的青铜器，还制造同样独特的陶器。比如前面提到的合浦汉墓随葬品中数量非常多的陶器、漆器、陶制品。还有，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岛屿发现了中国汉代陶器。特别珍贵的是，在苏门答腊出土的一件陶鼎的底部还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纪年铭文，在加里曼丹岛出土的公元1世纪薄绿釉陶魁，与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陶魁极为相似。

今天，北海合浦地区还有非常著名的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坭兴陶制作人和赤江陶瓷厂，它们的生命力非常强大。

除了这些产品以外，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产品。在没有认真研究合浦等地汉墓出土的古玻璃（琉璃）之前，人们都以为这些出土的玻璃制品全部是舶来品。但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有些玻璃制品是北海合浦人自己烧制的。比如，一些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璧、玻璃耳珰、玻璃鼻塞等，它们与中国传统玉制的璧、耳珰、鼻塞非常相似。在经过能谱分析和密度测定后发现，其中大部分属钾硅玻璃，少数属铅钡玻璃、钾钙玻璃，都没有西方古代的钠钙玻璃。因此，这些形制与中国传统玉制的同类产品相似的玻璃璧、耳不珰、鼻塞等，无疑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这些北海合浦人制造的玻璃杯腹部那种凸弦纹也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陶器、铜器上的一种常见纹饰，因此也证明了是中国人制造的。

而且研究表明，北海合浦人烧制这些钾玻璃选用了铁、钴、锰、铜作为主要着色剂，颜色特别鲜艳。晋代葛洪《抱朴子·论仙》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说明，在晋代或晋代以前，“交广”地区的人已掌握了烧制玻璃的技术。

北海合浦人学习制造琉璃，说明中国人除了通过海上丝路与海外贸易商品外，还进行了生产技术和原材料的学习引进。中国工匠利用这些进口的原料加工成中国传统的生活用品，如烧造玻璃，然后销往中国中原地区等地。

总而言之，北海合浦的古代海上丝路，最早开创了一条中外商品交易、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的海上新通道。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进口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和犀角、象齿、香料等，出口的主要是丝绸、黄金和青铜器、陶器等。北海合浦人首先开创的这条古代海丝路体现了中国人勇于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平等互利，活学善用，敢于创新发展的丝路精神！